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四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六十九

徐溥　邱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侍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預參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為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劉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為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

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
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俛岳諫帝
為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
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命則虧
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
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
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
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

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令使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説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令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顧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

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屢以為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内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顔章奏批答不時斷决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多事壅滞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疏遠邪説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説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

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鑑今龍虎山上清宫神樂觀祖師殿及内府番經廠皆焚毁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

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為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

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禺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為言于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葢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悞輒為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

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為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

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録示總兵官趙輔廵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讀與修英宗實録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

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内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内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虚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

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于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愼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間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寛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偏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輙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

大計羣吏怨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迹勿斥留九十人怨爭之不得乃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怨怨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怨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居邸第極湫隘四十餘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

英宗實録有言于讜之死當不執書者濬曰曰已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徳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于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籍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録起之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宫講

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内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
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代徐溥為首輔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
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討
遷疏言古來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惑聖
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
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惡未除宿獘未革伏願奮發勵精

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于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别京營諸將帝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為言

領之而已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為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

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講勤政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請泰山進神袍或白

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皆以健等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驚狎至帝感中官苗逵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

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至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東陳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戸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每進

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為多未

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

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

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嘗勸之讀書輔為

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

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

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

置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阻格不舉京師霪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為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海守備内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虗縻廪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内承運庫累

歳支餘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内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温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内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禄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獘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

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内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職掌為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令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内賊縱横外寇猖獗財匱民貧怨謗交作而中外臣

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奸回如骨月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畧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為阿順則罔上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傚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徙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

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

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
鉤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
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
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
當行之健等乃録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
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宫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
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内侍進獻飲膳疏入報

聞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
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
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
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既而
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
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
不可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

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内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醢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幾改過健等遂誅去八黨連章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及還東陽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諸閹曰朕且改矣其為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于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

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於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

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為然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内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為首又二年削籍為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

帝世宗立命行人齎刺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為比賜
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
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
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
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謁不交一
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
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為方所擠
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

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編修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于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為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

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八年詔
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
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大戒逸
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
方兩稅折飯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寛之若
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
奚益尚書[illegible]岳亦争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奬

政而內庫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隷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

去甚力帝慰輙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內閣亦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自代不及已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玉為民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

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未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為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為遷危而遷與客圍碁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迪叅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

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因欲阻張璁亦力
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
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
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
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
藥餌光禄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
歸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諡文正廸仕至廣
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

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歳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充東宫講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

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值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

饑已至于此北地嵗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城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髙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講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遊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于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

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内官縱羣小棓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然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内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内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

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

摧抑搢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已上日夕構于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録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芳與張綵為觧乃已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詘侮於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緯以違制乘肩輿從者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

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或釋為民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罪後數日東陽疏言寛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為之囊槖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

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
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
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
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追至請削門
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為一王
鏊雖持正不能與瑾亢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
自强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
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

食正一品禄四年五月孝宗實録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縻廢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録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逓出騰黄逼令落藁真假淆混無從别白臣雖委曲匡持

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

寘鐇平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為御史張芹

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

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

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

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

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

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

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文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為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隷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

事父溥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于外為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隷書碑版篇翰流播四方奬成後進推挽才彦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

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為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官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

大臣請選正人為宮僚鏊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和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以不解也臣竊謂今日和碩小王子不足畏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行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諮詢邊將勇怯有罪必

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為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遥為聲援㫖恤沿邉死事之家召募邉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携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

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内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内閣踰月進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吴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

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鍪前後力救得免㦯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鍪爭曰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瑾怒劉大夏及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鍪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判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鍪初開誠與言閒聽納而芳專媕阿瑾橫彌甚禍流搢紳鍪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

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
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
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
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
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
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
弘正間文體為一變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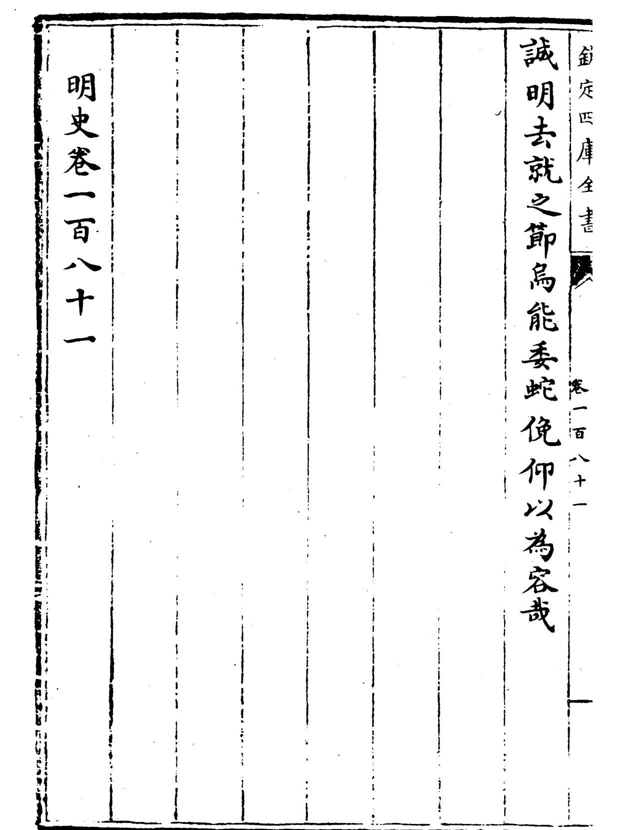
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宮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以宫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徳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遊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遊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傅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為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為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恚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

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橫一郎中張綵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嫉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擅政大臣復爭與交驩忠獨無所顧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八上旨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録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知已為中官所掎乞省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廩歲隸終其身世宗即位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

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諡文肅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



誠明去就之節焉能委蛇俛仰以爲容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邱濬傳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　臣黄壽齡按焦竑獻徵録雷禮列卿記並云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决濬條列事宜李賢代上之英宗嘉歎付所司舉行考征傜之役始於天順五年命顏彪爲將軍迄於成化元年韓雍破大藤峽濬之奏記係英宗時事或成

代初又宣布之也謹附考

邱濬傳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　臣黄壽齡按春秋飛禽之異惟六鷁退飛及鸜鵒求巢二事耳傳云飛禽者三誤考之列卿記獻徵録諸書皆作二謹據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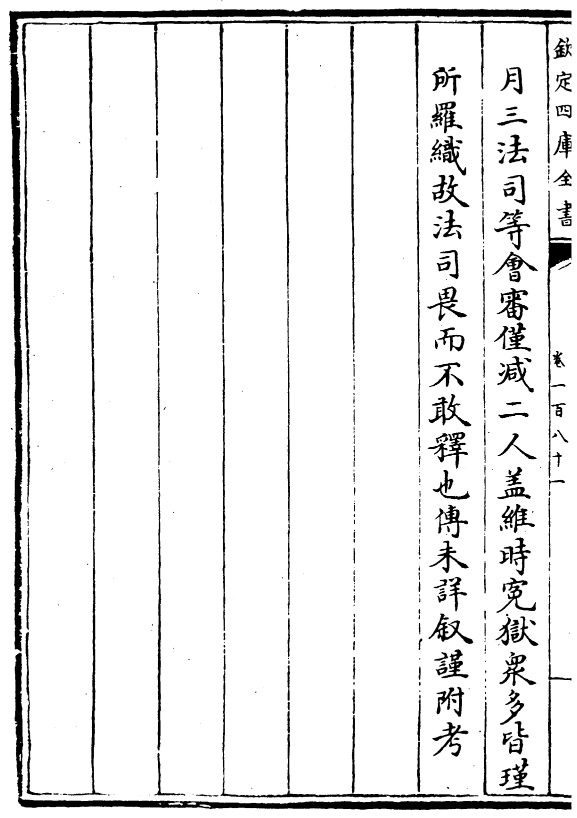
李東陽傳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　臣黄壽齡按明孝宗實録弘治四年八月憲宗實録成又按明楊一清所作東陽墓志云辛亥實録成遷太常少卿查辛亥

實弘治四年傳作五年誤刻觀下文又稱五年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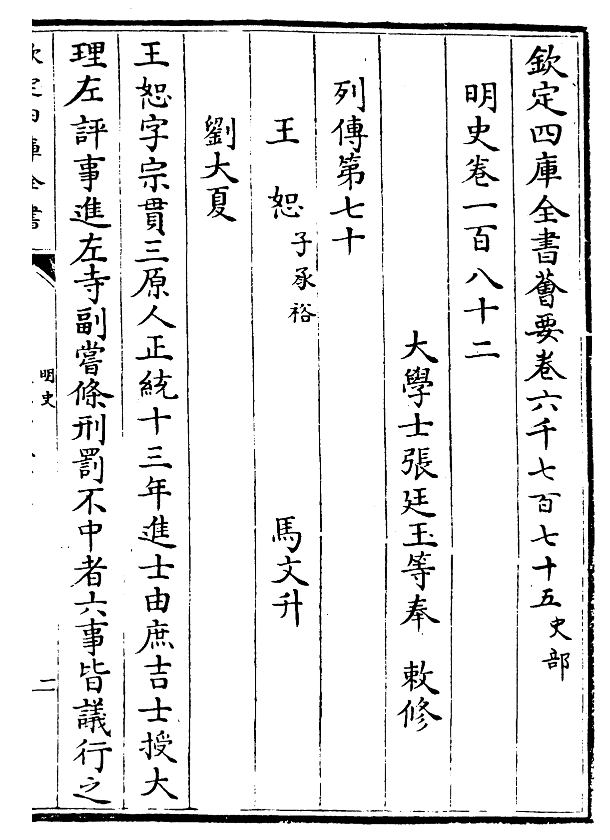
謹改

李東陽傳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㨿減死者止二人

臣黃壽齡按明實錄正德五年三月下詔恤刑釋强盗私鹽之運坐及逃軍自首者限三月內免罪於是李東陽等上疏因逃軍而推及王府之逃校因强盗私鹽而推及假銀偽印之緣坐俱批答允行至四



月三法司等會審僅減二人蓋維時寃獄衆多皆瑾所羅織故法司畏而不敢釋也傳未詳叙謹附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七十五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

王恕 子承裕　馬文升

劉大夏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

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為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破其黨石龍嚴束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遷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服除以原

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求弭災策帝爲賜山東科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闌入雲南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

能因景遣安南王黎灝王帶寳絛蟒衣珍竒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遂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始先行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寳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黄鸚武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阯以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為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

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悦而錢能歸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徳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石補夏税又補他府户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災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者二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産而光禄槩以給庖

人賤工又中官暴横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

織造繒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怨先後論列皆

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户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

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

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

横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

臂褙子進琵琶桿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

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

并及常州府知府孫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
為人方峻敬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
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其黨羽十九人
並皆棄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
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
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
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
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

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
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
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
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謠
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
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恕
先加太子太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
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

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旣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孝宗即位使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陜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

禎諂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
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
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禄位且陛下既
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
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内閣參大政
最後南京御史吴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
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内閣也恕嘗侍經
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宫

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

匠官潘俊供役怨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怨吉所陷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曷湯鼐姜綰等怨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怨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强珍陳壽邱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怨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旱朝亦免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怨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

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韋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為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寧伯張巒請勳號誥券

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宫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
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
可許通政經歷高禄巒妹婿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
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
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
舍人杜昌等夤緣遷秩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皆力
爭寢之是時劉吉已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
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恕同為太子太保恕長六卿

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悦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為恕所沮銜恕甚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聞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為奏章示除名都御史吴禎潤色之許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以奏出濬指抗言臣

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怒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板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恕歷中

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盃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啜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瞰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

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
詩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恕官吏部令日接賓客以是
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當舉弘治六年進士恕致政
承裕即告歸侍養起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
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
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
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大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
京戶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

餘兩帝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為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廵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廵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

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
命者悉滅之條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
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博勒呼們都埒伽
嘉色凌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葦州而設伏諸堡待之
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德埒蘇又敗之湯羊嶺斬首
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
奏捷不為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
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璁報功廷臣勘奏不實

坐停俸三月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踴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内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悦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絶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

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額森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懽日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宴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

重慶衛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冬召為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

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為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為者即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明年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内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

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為請密為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別部伊綿喀蘭其長曰額埒蘇王曰孟克王曰額哩音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為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既襲執善巴而令伊蘭據守哈密僭稱

可汗侵沙州廹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名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之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廵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

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令和碩方跳梁而海内民困財竭將懦民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内臣振䘏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内臣立名還文升為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邉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

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鍾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灾文升請命所司振卹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令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

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陜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内外諸司省繁費寛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為耆碩帝亦推心

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
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尚書屠滽罷廷推文升御史魏
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為然乃命倪岳代滽
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
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
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
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
師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

諭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陛始文升為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為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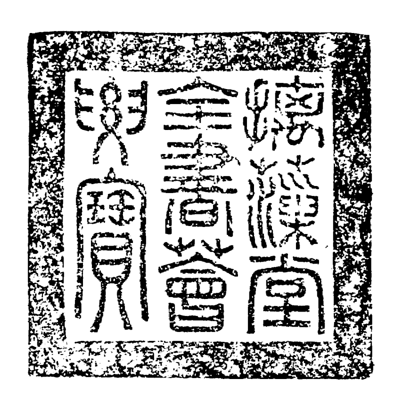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頻蹙不答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為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

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雖譊譊訴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卒後踰年大盜趙𨔼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束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贈文升左柱國太師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

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迂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

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歴以罪為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厰偵之無所得會懐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江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黄陵岡浚賈魯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濂

石以上皆許勢家欲年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邉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為清吏治捐供億禁内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為之衰止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名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黙然南

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二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

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邉軍困敝邉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名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歛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歳取

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為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

達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令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賛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

夏請奬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怏怏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宫門帝以示大夏曰宫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閒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名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

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

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名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弊上尊歲時不絕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

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觧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爭皆不聽正徳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陜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悦大夏自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廪隷如制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襘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

倖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為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

絶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請復廩隷録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羸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嘗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為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

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藴致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稱黄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疎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乘權耆舊擯斥進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王恕傳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　臣黄壽齡按佞倖傳僧繼曉曰誘帝為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費國帑十萬員外郎林俊請斬繼曉以謝天下幾得重譴俊之下獄以此謹

附考

馬文升傳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　臣黄壽齡按文升所陳十五事有簡風憲重刑獄禁撫拾嚴考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諸條見明實録謹附考

馬文升傳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　臣黄壽齡按是時文升以汰冗員育人材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共十事具奏見王世貞所撰傳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吴紹深